

四、「部落有教室」

我的高祖父 他們是跟荷蘭人做過朋友

我的曾祖父 他們是跟滿清人做過朋友

再來就是我的祖父 跟日本人做過朋友

我爸爸跟我們 跟中華民國政府做過朋友

一直下來我們排灣人 都一直存在著……

目前我們雖然被強勢文化所衝擊

但是我們一直都在尋找著 怎麼樣求生存

——撒古流·巴瓦瓦隆

1990年長子出生後，因為不能登記母語名字而沒有報戶口，回到原鄉的撒古流積極響應「還我姓名」運動，且更加意識到如何提供未來的主人翁一個好的學習環境。撒古流不斷思考，不斷被強勢文化衝擊的文化該如何生存下去，必須想出一個大家能夠容易理解與實踐的對策。撒古流鍛鍊自己成為一位全方位的pulima，以推動總體營造的部落生活美學運動為目標，而這個美學運動的更大目標是族群文化與教育復振。撒古流思考除了國家教育體制和教會系統，應該建立一條適合排灣族的教育之路，而他倡議的理念即是「部落有教室」。



[右頁圖]
撒古流
尋找部落的榮耀
1997 色鉛筆

1998年，於木雕
培訓營指導學員
雕刻技法的撒古
流（左）。





【上圖】

撒古流 祖父樹 2015

鉛筆、紙

希望你快長大，你的腳根抓穩生長的土地，不輕易的被洪水帶走；希望你的生命長長久久，樹蔭茂密昌盛，因為你將來是保護孫子們的重要樑柱，彰顯孫子們榮耀的門楣。

「菁英回流」、文化扎根

1993年，撒古流提出第一波的部落有教室運動，稱為「菁英回流」。他鎖定的目標群體是年輕人，把年輕人留在原鄉，非常關鍵。撒古流舉例：「如果只有1%的年輕人留在原鄉，這些可能是中輟生、可

【右頁圖】

撒古流 百步蛇的老朋友

1993 色鉛筆



1997年，於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推動文化扎根運動，舉行「部落有教室」理念展。

能是家庭有問題的小孩；而幾乎99%在所謂的主流社會（平地）謀生或求學的年輕人，很多是菁英分子。你可以想像一個部落如果只剩下一個人，部落的事物如何推動。」

但是，如何把人留住？撒古流提出的對策之一是自己的成功經驗——文化經濟。「1970至1980年代，留在部落雕刻的這種人是被瞧不起的。」撒古流回憶剛開始投入工藝產業不被看好的環境氛圍。當時，族人認為應該要到田裡工作、去平地工廠賺錢，才会有收入；所以，撒古流以雕刻、繪畫起步的時候，所受到的壓力很大。後來，族人才發現原來雕刻也可以維生；而跟著撒古流一起學習與工作的孩子們，在接受了訓練後，也獨立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，生產產品並改善家庭生活，更讓族人為之改觀。到目前為止，留在部落的年輕人有許多就是擁有手藝的。

以藝術工作在自己的原鄉立足後，撒古流也希望將他的理念，從原鄉拓展至整個原住民社會的文化與教育運動。1994年4月，文建會舉辦的「原住民文化會議」於臺灣山地文化園區召開，幾位原住民菁英宣讀〈原住民文化出草宣言〉；撒古流以流利的排灣母語以及詩意的「芒果樹」比喻，展現了「部落有教室」的理念：

原住民文化像芒果一樣，成熟了會掉在地上，變成泥土滋養果樹，再生出芒果，文化像自然生命生生不息。但是，通常漢人在看到這



[右頁圖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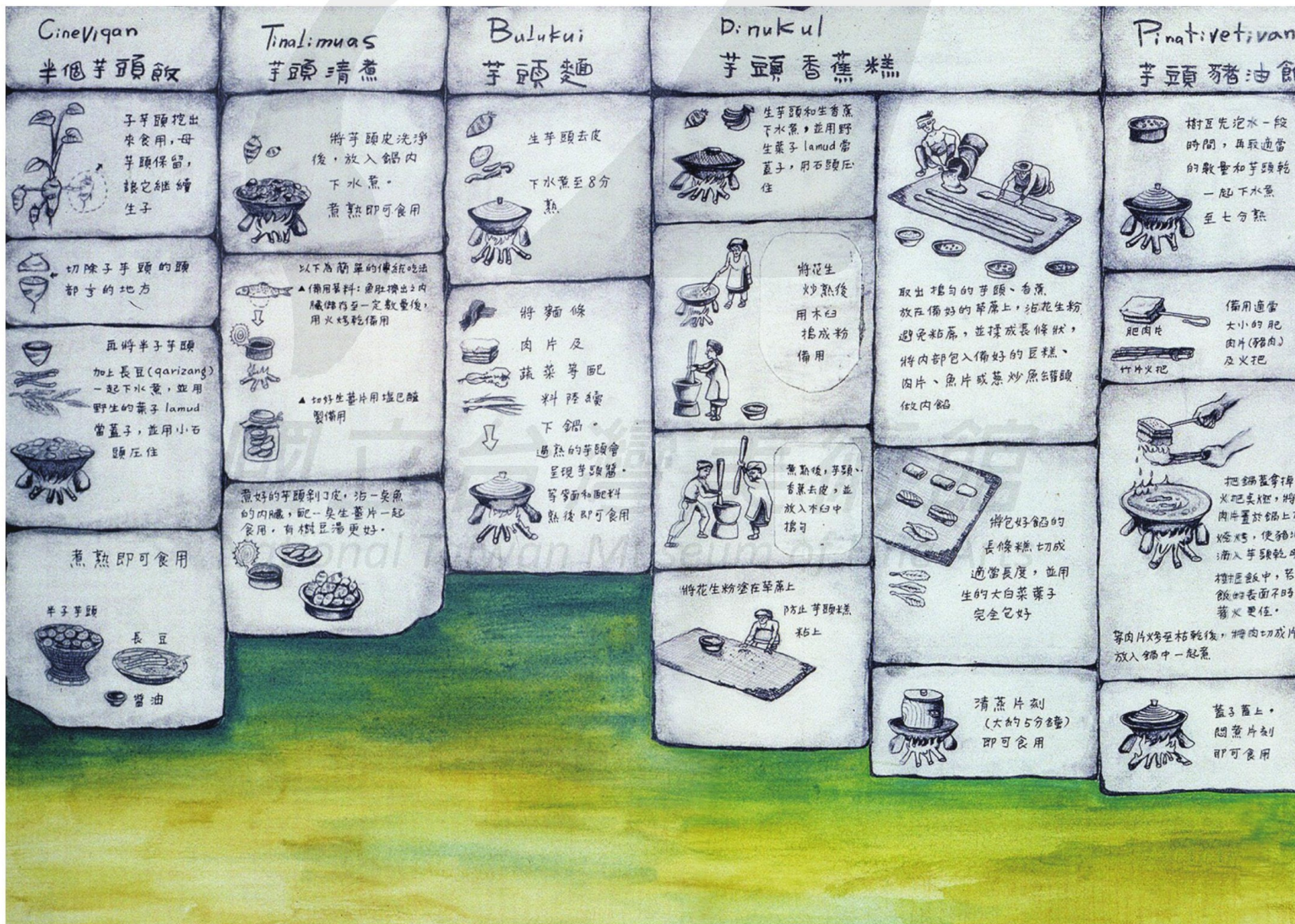
1997年，撒古流設計之「部落有教室：達瓦蘭文化扎根運動」特展刊物封面。

粒芒果時，想到的是如何用塑膠膜包起來，可以放在櫥窗中，保存的久一點，讓別人來參觀。

以上這段話，轉引自1994年蔣斌介紹撒古流所寫的〈種芒果的人〉。撒古流以「芒果樹」比喻文化的生命動態，挑戰了長期以來原住民文化多著重在保存、卻忽略活化的觀念，獲得許多的共鳴與引用。在該場會議中，時任總統李登輝以「原住民」稱呼取代過往的「山胞」；之後（1995年）「原住民姓名條例」通過，撒古流才將一雙兒女以母語名報戶口，他們都沒有漢名。

撒古流藉由插圖介紹以芋頭為主要材料的各式料理，推廣排灣族的飲食文化。

1994年，撒古流參與三地門鄉公所硬體空間改造時，同時提出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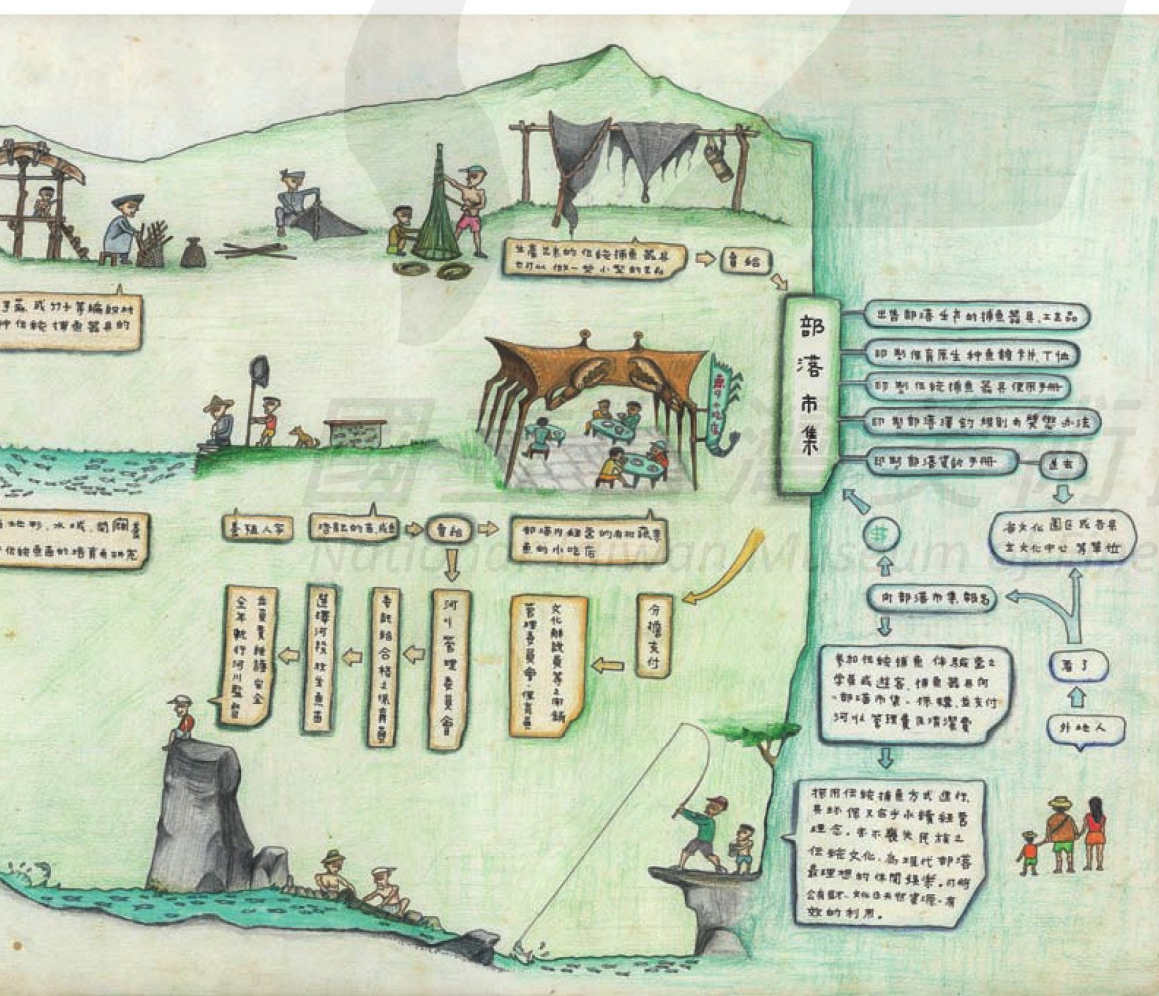
一套軟體計畫〈屏東縣三地門鄉排灣、魯凱民族文化學園計畫書〉；撒古流還設計了排灣族民族文化學園的「校徽」，以象徵創造的紋手，以及孕育文化的陶壺圖像，象徵「從文化中再創造文化」。後來，本來只是針對排灣族與魯凱族的「文化學園」，進一步拓展為可供所有原住民參照的「部落有教室」，這個「校徽」也成為推動「部落有教室」的主視覺。「部落原本就是教室，我在部落裡學習一切。」撒古流使用「教室」這個大家較能理解的現代學習空間，連結到學習部落文化的概念。



Talidur 芋頭粉粥	Linaviluan 芋頭粉粽	qinapilan 芋頭香腸	Caluk 芋頭糯米糕	Kuli 芋頭冰
將芋頭乾搗成粉後下水煮	野菜 lavilu 芋頭粉 將芋頭搗成粉，泡水後用 lavilu 一種野生的菜，另包成適當的大小	將芋頭乾搗成粉，加水及五花肉片、塩攪和均勻備用	取適量的糯米泡水一晚上備用	將芋頭去皮後蒸熟後
常用配料： ① 豬肉 臘 ② 五花肉 ③ 魚 蝦 ④ 臭山肉 以上為常用的配料，其中以臭山肉 最好吃。由四種配料中擇一與芋頭粉一起煮至八分熟 ⑤ 將豬腹之豬肉，放置放置2~5天，讓肉腐敗後，取之烹煮備食，稱為臭山肉 Valang	內包芋頭粉和五花肉 包好後用月桃梗線包紮好，避免芋頭粉外漏 然後放入鍋內下水煮，用野菜 lavilu 當蓋子用更好。煮熟後即可食用	肉片、塩和芋頭粉 扎實的灌入豬腸內 豬小腸 將公石破 慢慢加溫以便烤香腸	糯米 芋頭 泡過水的糯米和去了皮的芋頭放入蒸籠內蒸熟 看個人的口味決定糯米與芋頭的比重	搗成泥狀 備用
將備好之芋頭梗加入其中攪勻，煮熟後即可食用		蒸熟後 倒入船形白中	倒在備好的草蓆上，沾花生粉避免粘蓆，並揉成長條狀，將內部包入備好的豆糕、肉片、魚片或蔥炒魚罐頭做內食品 切好成塊即可食用 若面上淋上湯更好吃	適量的糖 用少許的水融解備用 太白粉用冷水調勻後 徐徐加入熱開水快速攪拌成糊狀備用 將糖漿、太白粉、芋頭泥混合攪拌均勻，放入冰箱冷凍即可食用

Vene long (静脉导管) 是一种导管，用于在手术过程中，通过导管将血液从手术部位引流出来，以减少手术部位的出血量。这种导管通常由塑料制成，一端插入手术部位，另一端连接到引流装置。导管插入后，手术部位的出血量会显著减少，从而缩短手术时间，降低手术风险。此外，导管还可以用于监测手术部位的出血量，以便及时调整手术方案。





[本頁圖]

1992-1993年，撒古流以生動活潑的插圖搭配文字，繪製「部落有教室」系列作品，解釋排灣族的傳統文化。



1990年，撒古流（右）
到屏東來義部落拜訪老朋友Sa tjuku。

「老人是一本書」、記憶開挖工程

撒古流擅長透過比喻，連結傳統與現代，除了以「教室」比喻部落的學習空間，他也用「一本書」，賦予部落老人在現代的形象，生動且容易了解。部落教室需要教材，而對於無文字的民族來說，這些教材（知識與智慧）都還深埋在長者的記憶裡。所以，撒古流又提出了一個可以和現代社會溝通的語言——「老人是一本書」。

撒古流先解釋了排灣族人的學習模式——祖父母帶孫子。在過去的排灣族社會裡，文化教育的責任主要是落在祖父母們的身上，由祖父母們將傳統的知識與文化傳授給子孫輩。因為祖父母們在人生的歷練上，尤其人與自然、山林河川的知識，以及部落倫理道德與價值觀都非常的



撒古流 祖父與我 1997
色鉛筆、紙
部落原本是隔代教養。

豐富。而中生代的父親輩，則是負責在外勞動生產，提供家庭生活所需，使傳統文化能順利的傳承下去。

撒古流的手繪圖〈祖父與我〉，以傳統盛裝的祖父與戴墨鏡的青年對比，象徵文化傳承意義，以及自我期許排灣族年輕人負起傳承的時代責任。這件作品回應了他所重視的「老人是一本書」。

或許很多人都知道長者承載著智慧，但問題是，長者腦海裡曾被外力試圖抹除與封鎖的記憶，如何被再度開啟並傳遞？撒古流是開挖長者記憶的實踐者，他非常喜愛親近祖父輩，每位長者都有不同的知識領域，天文、地理、宗教、器物、藥草、哲學、音樂吟唱、語言、科學、建築及工藝技藝等，不勝枚舉。例如撒古流非常敬重的一位大社部落耆



〔左圖〕

1996年，撒古流（右）與大社部落耆老甘富才聊天。（王言度Cudjuy·Pahaulan提供）

〔右圖〕

大舅公潘阿二，是撒古流祖父之外部落另一位雕刻師，與沈秋大、力大古同期，日本時代在高雄州接受木雕培訓，1976年攝於三地門。



老甘富才（Rusacemecemel），指「藥中之藥」之人，漢語的意思是專業獵人。他就是一本自然科學書，精通自然界食物鏈、氣象學、動植物學等與自然互動相處的倫理。

撒古流回憶：「那個年代要有一個年輕人去找一個老人聊天，還喜歡聽這種老掉牙的東西，對老人家來說是很興奮的事。因為，同化政策下（新生活運動）被改革的這些人，要丟棄自己的文化都來不及了，不太可能主動將傳統文化傳承給下一輩。所以，當我們這種人向老人討教的時候，會開啟他們想要說話的那分心。」

不過，「記憶開挖」不僅是隨興（鬆散）的聊聊天而已。經歷過和不同老人請教（而不是一位長者）的旁徵博引的學習過程，撒古流試圖簡化這個過程，並促進「記憶開挖」。他邀請具有類似專長的長者共處一室，透過公開討論，激發記憶湧現、集思廣益，甚至辯論與修正，使記憶在一種公共論壇的概念中不斷被討論。這種開放式的「記憶開挖」，讓長者自由發揮地說出許多故事；就像「會說話的爵士樂」（spoken jazz），一個人說了什麼，另一個人就接下去，甚至讓對話引導前往我們想像不到的地方。

在「記憶開挖」的公共論壇與過程中，需要有一位具有母語與文化



撒可努與他的木雕作品。（簡扶育攝，藝術家出版社提供）

素養的菁英主持全場，而撒古流就是此菁英的具體範例。年輕人將這些無論是有共識的或不同見解的記憶，記錄與圖繪在大面積的紙上；這種不同世代生命與經驗連結的價值，也是撒古流所珍視的。接下來，需要時間與機會把這些紀錄整理與製作成教材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■ 提攜後進、合作力量

在臺灣原住民族群意識的黑暗時代，在徬徨、迷惘、衝突與否定自己的時代，撒古流建立了一條重新珍視自己的希望之路。他的理念與行動引起廣泛的共鳴與迴響，例如，繼「部落有教室」之後，推動「獵人學校」的結拜兄弟排灣族作家亞榮隆·撒可努（1972-），即是受到撒古流深刻的影響。撒古流提攜與影響的後輩，在排灣族部落間形成一股凝



1998年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「部落有教室」開幕展，撒古流（中）的結拜兄弟伐楚古（右）和么弟撒可努（左）來探班助陣。

聚的合作力量。

說到結拜兄弟，其實兩人中間本來有一位習慣以「國語」和撒古流交談的戴志強（撒可努的漢名）；當警察的戴志強與撒古流同樣喜愛工藝文化，受到撒古流的啟蒙被拉進更深的排灣族信仰裡，而後回歸身分成為排灣族人亞榮隆·撒可努（1972-）。對撒可努來說，撒古流是一位傾聽他人困難，並給於指引的人。撒古流讓撒可努了解到做人的基本素養——寬容與善待他人，重新認識了排灣族的工藝文化，並在生涯規畫的討論過程中，轉換跑道走向文學。撒古流引導菁英回流的理念是，不給後輩「魚」、也不給「釣竿」，而是體會釣魚的樂趣；讓年輕人覺得文化是很有意思與充滿樂趣的事情，他們才有熱情與毅力去實踐。

「思想雕塑」、溝通與傳遞

1994年到2006年，除了鍛鍊自己成為一位全方位的pulima，透過總體營造的生活美學，帶動族人參與部落文化；他同時也致力於「思想雕塑」，撒古流以藝術創作的詞彙「雕塑」，來比喻他想要雕塑的不僅只是視覺作品，而是人們的思想。他總是用一個標語，來引起人們對某件事或某種概念的重視。



1996年，由撒古流所策畫的「部落兒童陶藝與版畫聯展」，於達瓦蘭部落小學展出。

這個「思想雕塑」的媒材，不只是陶土、不只是木頭，而是各種社會媒介，包括紀錄片拍攝、研討會、會議（原住民文化會議、民族教育會議、教改會議等）、博物館展示，以及數不清的、非常密集的全臺各地演講。

每一種社會媒介，撒古流都視為重要的溝通與傳遞機會。例如，他重視紀錄片在溝通社會、改革社會的功能及其歷史價值。透過紀錄片讓更多人理解排灣人面臨外來政治、經濟與宗教的處境。多面向藝術工作室負責人李道明（1953-）與攝影師林建享曾以參與觀察的方式，記錄下1993年間撒古流及其家人的生活；1994年，《排灣人撒古流》紀錄片拍攝完成，正好有助於「部落有教室」理念的推動。1994年，導演林建享也透過撒古流的協助拍攝紀錄片《重現祖先的榮耀》，1999年出品的《末代頭目》，則是撒古流與導演李道明合導。



[左圖]

《末代頭目》電影形象圖。



[右圖]

1998年，撒古流設計之「跨世紀文化扎根運動——部落有教室」特展刊物封面。

博物館展示也是撒古流認為將其理念推展至社會大眾的重要管道。1998年分別於臺灣原住民文化園區與順益臺灣原住民博物館展出「跨世紀文化扎根運動——部落有教室特展」，並出版專書；2001年參與國立臺灣史前文化博物館的「照片會說話：三個鏡頭下的臺灣原住民」特展，其中一個「鏡頭」，便是撒古流於1980到1990年代所拍攝的以大社部落為主的生活變遷，撒古流的紀錄者角色受到重視。

撒古流（右）與李道明攝於大社老家門前。



撒古流在博物館提供傳統知識與文化變遷的面貌，在美術館希望提供觀念但也呈現排灣族的傳統知識。希望透過各種社會媒介，讓更多人認識排灣族文化、讓更多人理解原住民的文化處境，進而促進社會更多的參與甚至帶來改變。他是這樣的藝術家，是一位願意耗費大量時間心力與大眾溝通的藝術家。



撒古流（右方站立者）希望透過各種方式，讓更多人認識排灣族文化。圖為1996年於三地門工作室上課情形。



撒古流（左）與李道明（中）於老家大社採訪部落老人，錄製紀錄片《末代頭目》。